



金翅鳥

白德美紀念出版社主編

新青年戲劇叢書之十一

金翅鳥

(兩幕歌劇)

烏斯安斯尼著

梁丞夏譯



慈幼印刷書館印行

時間：一七八〇年。

地點：某修道院內的音樂室。

登場人物：文諾——兼飾天使（唱高音，十四歲）

萬里揚（惡神化身；唱次中音，廿五至卅歲）

賴道非（音樂教師，六十歲）

盧伽（修道院門房，六十五至七十歲）

亞魯

費利

畢度

呂爵

羅式

警士二人

（孩子，是修道院歌詠團的團員）

全翅鳥歌劇所

附插曲，另編有單
行本，各曲均用五
線譜書寫，字劃清
晰悅目，印刷精美
，每冊實售二角。

第一幕

佈景：

修道院裡一間「哥德式」的大廳。廳的後部有一扇大門，門上懸着修會的徽觀。門的左右各有一扇帶有藝術性的玻璃窗。廳的右邊有一扇小門；左邊有一幅壁畫（不必讓觀衆看見它的正面）。壁畫脚下置一擱臺，上面或者吊着或者豎着一盞油燈，一旁放着一個花瓶。擱臺前有一隻跪椅。

廳的中央有一隻經書架，上面放着一本翻開了的大冊子。廳的牆壁上，可以隨意塗畫一些從經典上擷下來的警句。

廳的一角，放一張桌子，桌下散置着好幾本歌譜。另一角可隨意放一架鋼琴或是風琴。

第一節（賴道非、文諾和歌詠團衆孩子）

開幕時，孩子們正在唱歌，賴道非認真地指揮着。孩子們穿着歌詠團的制服：絨製的長衣（紅色、藍色或是白色任便），前襟沒有鈕扣，露出束在膝部的袴套和白色長襪。

若用黑色的長衣，應加上白色的小披肩，賴道非穿着十七世紀流行的服裝：絲質的白長襪，絲絨製的衣褲，鑲着金鈕子的短靴，一頭很整飭的白色假髮。他的大衣擱

在鋼琴（或風琴）上，這是他到聖堂裡指揮歌詠團時纔穿著的。他有這種下意识的習慣：在同人家講話的時候，不時走近鋼琴（或風琴）前，用手按動一兩個鍵子。

開場曲（合唱）

萬福慈母，聖馬利亞！

吾儕常常仰望爾，

自晨至暮，刻不忘懷。

爾容秀麗性慈和。

柔嫩生命，天眞未鑿，

對爾即存愛心；

迨及長成，憂患重重，

更需賴爾扶助。

（獨唱）

爾既悅愛眞謙遜者，

樂意接納小牧童

自高山採下香花草，

獻爾座前示敬；

慈母，請接納我歌頌，
此爲我心之花，
我心對爾，洋溢熱情，
願借口舌宣形。

(合唱)

天主之母，聖馬利亞！
請示我爾子耶穌，
死亡來臨，有若盜賊，
無爾助佑難獲救。
至聖慈母，祈納我禱，
我心每一搏動，
即我對爾默然傾露
愛慕、倚賴之情。

道非：
(獨唱的時候，屢次搖頭表示不滿意) 你們都是好孩子，可惜太不留
心了。我已經四次三番地講過，「至聖慈母，祈納我禱」這一句，應
該雄壯地唱出來，是不是？文諾，你的歌唱天才超過他們，怎的把「

我心對爾，洋溢熱情」這一句，唱得了無生氣？呵！已不得我還能保持着當年的聲線……好給你們演唱一次……讓你們聽聽，應該怎樣唱歌纔好。

亞魯：

老師，聽說你在馬德里皇家音樂院演唱過，有沒有這回事？

道非：

（情緒慌亂地）誰告訴你的？

亞魯：

是「很高興」告訴我的。（孩子們哄然大笑）

道非：

誰呀？

畢度：

是門房盧伽，人家都叫他做「很高興」，因為……

道非：

我不願聽你的「因為」，你們小孩子都有這種毛病：喜歡取笑頭腦簡單的老人……他對你們說……

呂爵：

他說你從前是著名的次中音歌手，曾在各國的首都演唱過……

道非：

門房是個饒舌的老頭子，你們不要相信他的鬼話；孩子們，你們聽我

說，沒有哪個歌唱家，不論他的名聲紅得怎樣發紫，也不能比你們更有福，因為你們是聖母座前的一群金翅鳥。

羅式：

人家說，每個戲院裡的音樂，都比我們所唱的修道院歌曲，漂亮悅耳

得多！

道非：我的孩子，那裡的音樂，絕對不會教聖母喜歡……你們應該有這個主意；能夠教聖母喜歡的音樂，比別的教她不喜歡的音樂更漂亮，更悅耳。你們說，我講的對不對？

文諾：不對！

道非：什麼？文諾！你反對我講的？歌詠團裡你是我最看重的！

亞魯：可惜他不是最好的！

文諾：（尖銳地）至少我不是最愚笨的！

呂辭：你這人真是驕傲得可以！

費利：而且善於造謠生事！

道非：喂！喂！我的孩子，你們這個一句，那個一句，好不叫人討厭！

文諾：都是他們不好……（撒嬌地哭起來）

亞魯：誰教你跟我們作對！

畢度：他要想跨在我們頭上！

費利：為的是歌詠團裡，只有他一個担任獨唱！

羅式：這不是驕傲是什麼！

文諾：（忿怒的樣子把長衣脫掉）我要走，再不願同你們在一起。

畢度：你走到哪裡去？

亞魯：不要管他，他常是說過便了！

文諾：離開這裡，回家裡去。

費利：你這句話真的笑死人呢！我們誰不知道，你的家就是露天的街頭，虧

得修道院裡的修士可憐你，把你收養下來……

道非：不要多說！這樣的事不但不應該說，連想也不應該想，因為它會使你

們的心靈不和諧。你們要想唱歌唱得好，先要使自己心平氣和。

文諾：我不願再同他們在一起唱歌了！

道非：文諾，現在我不想對你說什麼，單是要你看看那邊：你看，那邊有一

幅壁畫，是一個有名的畫家繪的。你抬頭看清楚了，再回我的話：在

聖母的腳下，不是有一張十分難看的臉孔露出來麼？你認識他嗎？

文諾：（點頭）

亞魯：那就是魔王，「很高興」的朋友！

費利：我看見他每次經過這裡，都劃個十字聖號。

畢度：你要想捏他生氣纔容易呢，只要把放在天使腳下的花瓶，移到魔鬼跟前就夠了。我做給你們看看……（說時，把花瓶移過一旁）

道非：不要動！還是讓文諾做這個吧。（向畢度說）你把花瓶放回天使的腳

下……（畢度順命，把花瓶移放原位）對了，就是這個樣子；文諾，現在到你，把花瓶拿過來，快快，聽我的話……

文諾：（拿着花瓶）做什麼？

道非：把它放到魔鬼跟前。牠正在得意地看着你呢……

文諾：看着我？

道非：快快，聽我的話。

文諾：（猶豫地）爲什麼要我這樣做呢？

道非：現在你的動作，正好配合你剛才的所爲。你好像說：一向我是一個好孩子，一個擅於歌唱的小天使，但自今以後，我要想取法這個從高天被罰下地獄的惡天使。

衆孩子：就是犯驕傲的罪！

道非：犯驕傲的罪，講得對！聖母最憎惡這種毛病，所以用腳踏踏魔鬼的腦袋！

文諾：

（惱羞成怒）

好啦，我就向魔鬼獻花吧！

（放下花瓶）

道非：

現在我不來攔阻你，但希望你早早明白自己的錯誤，痛改前非，親自把放在魔鬼跟前的花瓶拿走。轉獻給那位好天使，相信現在他看見你的所爲，要感到非常之傷心……

第二節（盧伽及前人）

盧伽：

（從台右上）我很高興……（孩子們看見他的模樣，哄然大笑，他呆住了，顯出莫明其妙的樣子）

道非：

盧伽，什麼事？修士們快要做完晚禱麼？

盧伽：

我很來高興告訴你，修士們已經唱完第三段對經了。

道非：

要是這樣，我們可不要荒廢時間了！孩子們，站好，留心我講過的說話。

盧伽：

老師，你也應該高興，告訴你的學生知道吧，總會長方蒙席已經來了。

道非：

盧伽，有聖母和她管轄的諸天使在場，不是比你說的什麼省會長和總會長來了，更值得高興麼？……我的學生，很懂得這個道理，所以每次到聖堂唱歌之前，都在這幅著名的壁畫跟前敘集；爲這個緣故，城裡的人都賜他們一個榮銜，叫做「聖母的金翅鳥歌詠團」。

盧伽：

我很高興……（看見擱臺上的花瓶換了位置，急步走到擱臺前）真可惡，不知又是哪個小鬼頭跟我搗蛋了！……這些花，是我種的，是我採下來，親自放在好天使的腳下的，怎可以讓給這個……這個……醜怪的東西！

道非：

盧伽，你不要動；誰把花瓶移動過，時候到了，自會有人把它放回原位的。

盧伽：

我單是要想知道，是誰把花瓶移動了！

亞魯：

是文諾！

盧伽：

（向着文諾）你！是你！

文諾：

（忿怒地）是！是我！

盧伽：

這回我饒了你，要是你再來一次，我不教你的腦袋長個疙瘩纜怪！快

替我把花瓶放回原位！

文諾：老師不許我做！

盧伽：什麼？（看着賴道菲）他還敢說謊！

道菲：盧伽，他並不是說謊，他說的是真話。文諾總會把花瓶放回原位的，

或早或遲，這要看他的品行如何。

盧伽：可是喲，這個醜怪的東西，也值得人家給他獻花麼？你們瞧，他那種

受寵若驚的樣子多討厭！（舉頭看了一眼，連忙劃一個十字聖號）

道菲：盧伽，就讓他佔一會兒便宜罷！

盧伽：要是人家肯依的話，我却要馬上拿一個帚子，蘸些白色的或是藍色的

顏料，把他的腦袋封起來。

道菲：你的主意真好！可惜這樣一來，却把一幅名畫糟撻了！

盧伽：說什麼糟撻！老師，我這樣做了，可以使這幅名畫更加好看，而且，

教聖母不必日夜用脚踏着那個醜怪的東西；說句老實話，要我用棍子

搔他一下，我還怕弄髒了棍子呢，何況……

道菲：（向孩子們說）時候不早了，我們走吧。（說時，穿上大衣，從桌

上檢了幾本歌譜，引着孩子們從台右下）我的孩子，記着「至聖慈母，祈納我禱」這一句……要留心我的手勢。（這幾句說話，從台內傳出來）

第三節（盧伽）

盧伽：

（走近擱臺，搖了搖頭）老師，你講得好，我沒有什麼話說，不過，你的思想太古怪了！……呢，我的好天使，不要怪他，凡是藝術家、音樂家……多少總有點古怪，只可惜這回累你吃委屈了！……那些花，我原本採來獻給你的……但，我怎樣做好呢？好，我馬上到後花園裡，採些更美麗的獻給你！看看還有誰來拿它放在那地獄醜鬼的腳下。是，你是醜鬼！幹嗎你直瞪着我？主呵，請您助佑我，（劃一個十字聖號）我真的就心這傢伙會從牆上跳下來把我捉去……可惡的畜牲，巴不得我能夠把你除去，至少用一層灰泥把你的樣子遮蓋住……聖母馬利亞，請告訴我，這件事會教你歡喜嗎？妳會不會對我說……

盧伽，幹得好……我很高興……

盧伽：

(從壁畫附近，發出一聲摹做的呼叫：我很高興。)

(吃驚地迴目四顧) 啊呀，是誰說的？(看看壁畫) 要不是我知道

牆壁和壁畫不會講話，這回我一定被吓倒……(轉眼看着門外) 聲

音好像從那裡發出來的。呵，我明白了，你這小鬼頭，我要教訓你一頓！(急步向台右下，好像要追捕什麼似的)

第四節 (台上無人)

這一節演出較難，若要收穫預期的效果，各部人員的動作應該緊湊無縫。空場片刻後，擱臺前忽然冒出一團煙火，同時萬里揚發出格格的笑聲。在萬里揚講話的時候，台上映出一片紅光；天使講話的時候，台上却映出一片白光。這一節，萬里揚和天使都不用上場。兩人的聲音自壁畫後面發出。天使由文諾代替，他的聲調要自然而又莊重，說話時，可用風琴的高音拍和。

里揚：

嚇！嚇！嚇！饒舌的老頭子，這回是我很高興纔真呢！那個孩子真叫

我高興。我的理想畢竟實現了，雖然放在我脚下的是「明日黃花」……可是，我的乖乖，這本來是你享受的哟！

天使：

孩子的意志，的確好像垂楊一般輕柔；不過，他可以取得像堡壘般鞏固的抵抗力。騙子，你已經知道，這種力量就是聖母的助佑，它的厲害，相信被壓在泥淖裡永遠翻不過身來的你，也嘗試過許多次了罷！不要饒舌，看事實吧。對於那個孩子，我和你之間已經有過「君子協定」的了。

里揚：

你不能把天主給你的權利，胡亂叫做一種協定。

里揚：

那末隨你便叫它什麼就是了。但事實上，那個孩子已經自動把花獻給我。

天使：

你也不應把天生有的東西，算做自己的。

里揚：

對，我一時糊塗，竟把神學上的稱謂顛倒了。但沒有關係，你已經曉得，我同你的皇后有約在先：我可以自由享受人家獻給我的禮物。

天使：

你可以享受，却不能越出天主制定的範圍。

里揚：

這個我曉得了！我有辦法教這個範圍變成富有彈性的。

天使：

天朝的皇后很愛……

里揚：

我們後來再算賬罷。再見，我的乖乖，留心看家！我要白相去呀！

第五節 (盧伽和萬里揚)

到這裡，樂聲驟起，萬里揚高唱「獵人曲」，歌聲自遠而近。萬里揚先上，穿著十七世紀最華麗的服飾。盧伽稍後上，手裡拿着一束玉簪花。

獵人曲 (萬里揚唱)

涼浸浸，大好清晨，

太陽還睡興正濃，

林中的飛禽走獸，

夢有獵人來尋。

獵人，你真的是呀

大澤深山之王！

仰視蒼鷹的翱翔，

俯視獵犬的奔逝，

於是，你走得輕快，

唱山歌，喜洋洋。

獵人，你真的是呀

大澤深山之王！

獵物看見你來了，

慌忙四下裡奔逃，

你放箭又快又妙，

把牠一一射倒。

獵人，你真的是呀

大澤深山之王！

盧伽：

（一逕驚奇而又感動地傾聽着，萬里揚每次唱完一節，他便叫一句：）
我很高興！……（全曲完了，他說：）真的，我很高興！這麼好的調子！……這麼好的嗓子！……可惜，我是一個寒酸的門房，除了這些花，沒有別的可以拿來孝敬你，要是你不厭棄……

里揚：

（鄙夷地）玉簪花？呸！我纔不希罕呢，這個只配給老處女們拿去做裝飾！

盧伽：

這些花是我一手栽種成的。我剛好採下來，爲的是拿去獻給……

里揚：

我知道了，你要想獻給壁畫上那個拿着豎琴的小白臉，對不對？

盧伽：你好本領，能夠看透我心裡的主意。要不是你唱歌的本領吸引了我，我準要說你是一個魔術家！

里揚：我也懂得要魔術，你要什麼，我能夠馬上叫你如願以償。在這幅壁畫上面，有一張臉孔最惹你討厭，你常常恨不得把它改造一番。

盧伽：你要說聖母踐踏著的那個惡鬼麼！對啦！可是你怎麼能夠看透我有這麼一個主意？

里揚：（神氣十足地做了兩下手勢）看！你看，那個最惹你討厭的魔鬼，從今以後再不會在壁畫上教你生氣了。

盧伽：你說什麼？（轉頭看着壁畫，不禁驚叫一聲，把手中的花擲在地上）主呀！可憐我！這是什麼一回事？我不會是眼花罷，魔鬼不見了！

里揚：你不是求之不得麼！

盧伽：這片黑色……這片黑色的東西，怎麼會塗在聖母腳下！……魔術家，請快告訴我！

里揚：你沒有看見，我單是做了兩下手勢，它就變成這個樣子麼？

盧伽：我很高興……但是多想一想，我却覺得不能放心，賴老師回來看見，

準要說是我做的。

里揚：要是這樣，我也樂得向你賣個人情。

盧伽：一旦賴老師生氣起來，準要向總務神父報告，總務神父也準要向院長

神父報告，那我就可憐了，我準要馬上被趕走！

里揚：如此一來，你不是可以自由自在過日麼？

盧伽：可是肚餓的問題怎樣解決呢！我這個老頭兒，離開修道院之後，只配做叫化子！

里揚：若果你就心這個，我可以帮你忙。你有什麼需要，儘管說吧！

盧伽：最好你來個還原吧，叫那個魔鬼再回到他的地方去。

里揚：你要你的對頭，繼續在那裡討你厭麼？

盧伽：老實說，只要你叫他的眼睛，不再那末可怕地瞧着我，我已經歡喜透了。

里揚：曉得了。我對於繪畫的事，也素有研究，我就依你說的做去吧。

盧伽：你馬上動手繪嗎？

里揚：今天晚上我使動手，明天天亮之前，你理想中那個魔鬼，便能夠回復

原形了。

盧伽：願天主降福你！

里揚：（生氣地）啞！

盧伽：（嚇了一跳）主呀，可憐我！（連忙劃十字聖號）他的眼睛多麼駭人嗎！

里揚：傻瓜，快住手，不要向着我幹這個；你要記住，我挺不歡迎人家這種婆婆媽媽的舉動。

盧伽：先生，我不願開罪你……剛才我不知道你……

里揚：現在你知道了……

（這時候，從遠處傳來孩子們走出教堂時的喧嘩聲）

盧伽：（向門口走去，看了一眼又轉過身來）他們唱完晚課了；你要想同賴

老師講話，請便。他快要到這裡來了。

里揚：現在我不便同他談話。剛才那群孩子唱歌，惹得他非常生氣；一個藝術家在心緒不寧的時候，你去騷擾他，是最容易碰釘子的。

盧伽：你說甚麼？

里揚：我的說話，你準不容易聽得懂……現在我要想到那群小歌手跟前去，同他們談談。

盧伽：他們都在遊樂場那邊。要是你高興的話，我引你去吧。

里揚：謝謝。（摹做盧伽的口吻說：）我很高興。

盧伽：（走在前頭引路，突然轉過頭來問：）甚麼？

里揚：沒有甚麼，你先行，我跟着走！（二人從台右下）

第六節

（賴道菲和文諾）

道菲：（神色沉着而又憐愛地）若果是另外一個孩子有同樣的所為，我不會

這末傷心，可惜是你，一個歌詠團裡的高材生，一個素來被我最看重的孩子，却犯了這種過失。知恩……對……你應該有知恩之心！就算你不愛也不尊重你的教師，至少你要害怕院長神父震怒的說話，我再說一遍，他很憎惡你的所為。一個人單是做錯了事還好說，誰沒有做錯事的時候；但是你在故意糟捷我特別替你撰作的譜子之後，我好意

規勸你，你竟然當着這麼多同伴、修士、院長神父，聳着肩膀，用無禮的說話反駁我……文諾，你可知道你犯的錯誤是多麼大？回答我，你究竟知道不知道！

文諾：

（垂頭不答。他穿的是常服，手裡拿着一件摺疊好的歌詠團制服，不時把玩着。賴道菲看見自己的說話沒有良好的反應，於是生氣地把他手中的制服奪過來，扔在桌子上。）

道非：

從今天起，你不配穿着這件體面的制服了。院長神父要把你革退，是極有理由的，因為你是歌詠團裡的害羣之馬。可憐，離開修道院之後，你往哪裡去呢？從前你在街頭流浪，虧得修道院裡的人，好心地把你收容下來，栽培你以至今日。你往哪裡去？我可以告訴你！你將要和那個生着兩角的魔鬼做伴，剛才你親自向他獻過花；現在，你再一次看看你這個永久伴侶的尊容吧……（轉頭要給文諾指着壁畫上的魔鬼，可是被吓倒了，顫聲叫道：）這是甚麼一回事？

文諾：

魔鬼跑了！

道非：

這準是盧伽幹的好事……啊呀！那個老糊塗！（高聲叫）盧伽！盧

伽！（向文諾說）你叫門房來，快快去！（文諾下；賴道非端相
壁畫）他真是糊塗得可以，把一幅如此名貴的壁畫糟撻了！要是用
白色塗上去還好說，可是他用的是黑色喲！在聖母的蔚藍色大衣下塗
上一片黑色！那個老糊塗真是罪過！我要馬上告訴院長神父知道，這
不是兒戲的事！噯！盧伽，你是老昏了！……（從台中或是從台右下
，任便）

第七節（萬里揚和孩子們）

空場片刻，台後傳來孩子們高興地喝彩和拍掌的聲音……接着，萬里揚上，孩子
們跟在後面，人人都改穿了常服。

里揚：孩子，你們都喜歡學習我的舞蹈曲，是不是？

衆人：是的——是的！

里揚：那末，大家再來一個吧！

（唱完一段落，衆人同作舞蹈）

(合唱)

快來採擷，生命底
馥郁郁的鮮花。

從我們靈魂深處，

翻出一切煩惱

憂慮、痛苦和哀嗟，

送給修院主持吧。

快採下，青春底

鮮花。韶光易老！

星揚：

入死了，萬事休！

(合唱)

快樂宜早享受。

(合唱)

青春，是你學生底

如錦似繡年華，

愛情與快樂雲霞，

添加生之樂趣；

囹圄般黯澹的家，

讓給修士居住吧。

羣芳爭妍鬥麗，

都在向你獻媚！

里揚：人死了，萬事休！

(合唱) 快樂宜早享受。

第八節

(賴道非，盧伽，文諾及前人)

道非：(上，看着和聽着一切，愠怒地以嚴厲的口吻，打斷孩子們的歌舞)

住嘴！不要用浪漫的調子，褻瀆這個神聖的地方！誰教你們唱的？

里揚：老師，是我！

道非：你？你是誰呀？

盧伽：他是魔法師，也是歌唱家，剛才我對你說起的那個人，就是他哪！

道非：哦，先生，這位老人家所講的說話，值得我相信麼？他說你把這幅名

畫塗改了，是不是？(孩子們轉身看壁畫，找它變了樣的地方)

亞魯：啊呀！魔鬼跑了！(孩子們走近擱臺細看)

畢度：真的，魔鬼不見了！

呂爵：我看這是墨漿！

羅式：甚麼墨漿！是炭粉！

盧伽：我已經講過了，他不用爬梯，不用毛筆，單是做了兩下手勢，這幅畫

馬上變了樣子，比我講句：「亞孟」，還來得容易！

道非：先生，我等待你來一個解釋。這位老人家講的是真話麼？

里揚：老師，用不着我來解釋，事實清清楚楚，擺在你的眼前。壁畫上面那個魔鬼，的確不見了，若果你要想再看見他，我可以叫你滿償所願，

因為我也是一個畫家。

道非：你要知道，這是一幅價值不菲的名畫。

里揚：你還沒有見過我繪畫的本領呢。

盧伽：他說，他繪的更好，能夠把魔鬼那雙駭人的眼睛……

道非：別的我都不要。先生，要是像你說的，你是一個畫家，那就請你回復

這幅畫的本來面目好了。

里揚：連討人厭的毛病也保留下來麼？

道非：我要保留它的老樣子，省得院長神父知道了要追究責任。

里揚：那末，我就依你的主意做去好了。

道非：請你馬上動手！

里揚：我看你好像不大信任我，好，我馬上做給你看。

道非：我沒有講過不信任你的話。

里揚：你心裡這麼想，却没有講出口。

道非：我不能信任你，因為我完全不曉得你的來歷。

里揚：我呢，却清清楚楚認識你。

道非：你認識我？你幾時看見我？在甚麼地方？

里揚：噢，老師，你問的太多了，叫我一時無從回答。要是你准許的話，我

倒想用詩人墨客，互通款曲的老套兒，同你談談。

道非：隨你的便。

里揚：（唱）

聽說，我如潮的歌聲，

滾着滾着向你歡迎；

宇宙萬物，受了感應，
都顫抖地發出共鳴。
看着你底優美風采，
我底心頭滿充安寧。
憑着你底提挈指引，
我揮着登上愛之峯！
憑你提挈指引，
我登上愛之峯！

你底容貌，你底儀形，
帶着超然的美麗。
蒼穹上沒有一顆星
比你底笑更光明！
古往今來，哪個詩人
比你吟咏更豐！
古往今來，哪個戰士
比你鹵獲更隆！

（萬里揚演唱時，賴道非聽着聽着，顯得非常感動，因為這首歌撩起他不堪回首的往事。萬里揚唱完後，孩子們拍掌，高聲喝彩。）

盧伽：真的，我很高興……

文諾：這些纜配叫做音樂！

道非：（失常地）孩子們，到外邊去！讓我單獨和這位先生談談。

盧伽：老師，剛才我叫他做歌唱家，沒有錯叫了罷？哦！你感動得流出淚來了！

道非：盧伽，同他們到外邊去吧。

（衆人下，文諾被萬里揚唱的歌聲和他的怪有魅力的注視吸引住，下時顯出依依不捨；末了，從台右下，閃在門後偷聽）

里揚：老師，我唱的這首歌，可曾清楚解答了你問我的事麼？

道非：（熱烈地同萬里揚握手）朋友，你準不會想到，你的歌聲教我的心弦顫動得多麼厲害。老實說，這首歌同我的生命史，有着極密切的關

係。

里揚：老師，誰不曉得，當年你演唱這首歌，非常成功，不但在祖國，就在國際的藝壇上，也享有叫人聽羨弗置的榮譽呢！

道非：不用提起了。自從那一天，我看透了人世榮華的虛幻，明白了天主的聖意，跑到這個神聖而又和平的地方來隱居，負責做「聖母的金翅鳥歌詠團」的教師，我就把我值得哀傷的往事，通通葬在墳墓裡，再不願翻掘出來看看了！

里揚：我曉得了，不過，一個人的榮譽，是不能用墳墓遮掩得來的……

道非：你不應把白雲蒼狗的事叫做榮譽，它多年來哄騙我，我要想捉住它，結果是撲了一個空。現在我可明白，真實而且不朽的榮譽，是能夠在光榮之后聖馬利亞座前，做個不貳之臣。我在聖母的垂顧下，做過五年事，總不敢直看她一眼，我常常用剛才給你塗去了的那個沒福天使來警惕自己……所以我對這幅畫，有著很深刻的印象。

里揚：那末，我在繪畫的時候，應該注意使它不差毫釐，省得讓你看見不稱心。

道非：先生，你的眼睛好厲害，我想的都給你知道了……呵！要是你能夠替

我把那一根茨子拔出來，那就好了！

里揚：這不過是一根剛剛長出來的茨子罷了，我不必怎樣費力，就能夠把它拔出來。

道非：怎樣？你連這個也知道了？我看你走進修道院來準的為時不久，同我也不過談了幾分鐘……

里揚：（突然急步往台右下，把閃在門後的文諾牽出來）老師，瞧，這就是

你對我講的那根茨子了！

道非：（嚴厲地）你躲在門後麼？

里揚：我很喜歡這個孩子；他聰明伶俐，前程無可限量！

道非：可惜的是，他的前程是往下走的。我想盡方法，不讓他墮落，但，枉費心機。要是明天早上，他在聖堂裏好好地賠補今天所做的壞事……

……

里揚：他是不是在獨唱時鬧撒扭？

道非：你也聽見了？咳！這不只是搗蛋，簡直是褻瀆！

里揚： 他會賠補過來的。

道非： 你看他的樣子，還好像滿不在乎呢！要是他這樣怙惡不悛，院長神父準要把他革退，讓他再度流浪街頭的生活。我爲他未來的遭遇，就心透了！

里揚： 老師，你把這事都放在我身上吧。這個孩子一定肯聽我話，一定的，我從他的眼睛裏可以看到。你把他交給我，算做我的一個徒弟，明天早上，你會得看見我把兩件叫你大傷腦筋的事，都弄好過來。

道非： 我相信你講的不是虛話……巴不得你能夠改變這一顆細小的，但却像石般硬的心。

里揚： 放心好了，我保你成功。

道非： 現在我不便留在這裡耽誤你的事。你需要甚麼，就叫門房張羅去吧。

里揚： 老師，晚安！

道非： 晚安，……你，文諾……明天早上再見！

文諾： (低下頭，不答話)

里揚： 老師，請放心。明天早上，一切都會改變過來。(送賴道非到門外，

旋復上)

第九節 (萬里揚和文諾)

里揚：現在單是剩下我們兩個人，你不用害怕……喂，你打算今夜給賴老師留下一封信，然後私自跑掉，是不是？

文諾：(吃驚地) 誰告訴你的？

里揚：是你自己告訴我的！

文諾：我……

里揚：對，雖然你沒有用嘴巴說出來，但却用眼睛說出來了。我是魔術家，能夠看透人家心裏的祕密。

文諾：要是這樣，就更好了。

里揚：對，我們兩個人，彼此很容易瞭解。

文諾：我不願留在這裏，唱那些呆板的歌曲……

里揚：好啦，天亮之前，我把你帶到距離這裡一百里遠的一個地方去。

文諾：噢！……

里揚：在那裡，你可以找到光榮，自由，快樂，金錢……

文諾：我？……

里揚：是，因為你是聖母的金翅鳥，你的歌喉就是一副可以騎人的資本。那些修道士叫你演唱乾澀無味的歌曲，真是罪過。以你的歌喉，儘可以在大戲院裏，在貴人的宴會上大出風頭，叫觀眾為你傾倒，瘋狂地向你喝彩，向你獻禮……

文諾：真的麼？這是夢！是一個夢！那裏有這樣的事？

里揚：後來你會看見。我是魔術家，哪一件事我幹不來！要是你跟我……

文諾：馬上行不行？

里揚：行！

文諾：我跟你來！可是那個門房……

里揚：門房？你甦心那個老頭兒留難你麼？我有辦法把他瞞過。（走近門口

高聲叫：）
盧伽！……盧伽！

文諾：你叫他到這兒來？

里揚：他來近了。

文諾：你千萬不要說……
里揚：不要作聲！

第十節 (盧伽及前人)

盧伽：你叫我嗎？

里揚：是的。我要在牆上繪畫，可是甚麼工具都沒有。木梯子在哪裡？我不能站在半空中做事的！

盧伽：我去拿來。

里揚：還有：畫筆、顏料、調色板、調色膠，都在哪裡？
盧伽：先生，我也不曉得去哪裡找。

里揚：沒有畫筆，沒有顏料，沒有調色板，我能夠做出甚麼來？

盧伽：一個畫家，沒有這些工具，的確不行；但是，你是藝術家哪，不久之前，你單是做兩下手勢，就把那個惡鬼的討厭臉孔塗去了，相信……
里揚：老頭兒，你講得有理。看見你這麼伶俐，我很高興。

盧伽：那末，你還需要木梯子和其他的繪畫工具麼？

里揚：現在我需要的，是一根魔法杖，和一部咒文書，這兩件東西，都留在

附近的一間客店裡。

盧伽：是不是山道客店？

里揚：對啦。

盧伽：我替你拿來。

里揚：不行，一來我怕你的手骯髒，二來怕你的嘴多話。我還是親自走一趟，由這個孩子陪伴我吧。

盧伽：要不要我替你做些甚麼？

里揚：你替我打開花園裡那扇小板門，却不要讓別人知道。

盧伽：賴老師呢？

里揚：不管是哪一個！

盧伽：先生，你說怎樣就怎樣吧！請跟我來！（下）

里揚：（對文諾）來！

文諾：（走近一角，拿起放在桌子上的歌詠團制服）

里揚：幹嗎？

文諾：我耍想把它帶走。它是我的生活一種紀念品。

里揚：把這種寒酸相的衣服，留給修道士們用吧；將來你穿的衣服，應該是華貴漂亮的。

文諾：把它放在哪裡好呢？（瞟了擱臺一眼）那邊，擱臺的背後！（把

制服放好，然後走近台右的門口，萬里揚就在那裡等候他；突然，他轉頭瞧着壁畫）再見，美麗的天使！請你好好地保管我的制服！我愛你！（把盧伽剛才忘記放好的玉簪花拿起來，放在天使的腳下，低聲說：）請替我祈禱。

里揚：（冷笑地）對，祈禱，你祈禱啦……（下）

空場片刻，台左忽然映出一片閃爍不定的白光，夾奏着開場曲這一節譜子：「聖慈母……愛慕、倚賴之情。」

第十一節（賴道非和盧伽）

盧伽：（音樂將奏完的時候，悄悄上）

道非：（在門外）可以進來麼？

盧伽：這裡沒有別人。

道菲：（上）怎麼？文諾不在這裡麼？

盧伽：我沒有看見他。也許他到外邊去了。

道菲：哪裡？

盧伽：天曉得！

道菲：你應該曉得，我把他交託給你看管的……

盧伽：我的眼睛一運都不離他的左右。剛才我看見他同那個魔術家……

道菲：你在哪裡看見的？

盧伽：這裡，就在這裡。

道菲：這個孩子的所爲，真是叫我替他活受罪；一天沒有看見他表出認罪的

樣子，我的心就沒辦法得着安寧。呢！怎可以教他明白呢！看他剛才

那副倔強的神氣，簡直叫我傷心透了……

盧伽：既然那個魔術家許下了……我看文諾準會被感化過來的……

道菲：那個人太神祕了，我不大放心……盧伽，你趕快替我找文諾回來。

盧伽：老師，夜深了，你也應該去休息啦。

道非：在沒有再見那個孩子，對他講幾句說話之前，我不會去休息的。

盧伽：那末，我馬上去……（旁語）我曉得往哪裡找他……就是山道客店

……
（下）

第十二節（賴道非和天使）

道非：（在擱臺前跪下）聖母啊，你曉得怎樣感動人心，請俯聽我的禱告：

……他，他是妳的金翅鳥中最善唱最聰明的，妳一向都愛他；請妳救救他，不要讓他墮落，教他回頭吧……（低下頭，雙手托着前額，一動不動的默禱着）

這忽兒，天使（文諾飾）從擱臺內側上，他穿着文諾剛才放下的歌詠團制服。從這裡開始，文諾這個角色的演員，應該換過另一番表情：從前的文諾，是個性倔強、態度輕佻的；現在，不論在談話、唱歌的時候，都要表出溫文爾雅、卓然出俗的樣子。

天使：（走近賴道非身旁，輕輕拍着他的肩膀）老師！

道非：文諾！是你嗎？我剛好打發人去找你……你從哪裡回來？

天使：我去找我的制服，終於在擱臺後邊找到了……

道非：啊呀！現在你穿著得多麼整齊，多麼漂亮！你的臉孔容光煥發，你的

眼睛神清如水。聖母已經答允我的禱告了。

天使：老師，是的。

道非：你曉得我向聖母禱求過麼？

天使：（天真地笑了笑）是的。

道非：文諾，你真聰明！但願天主也賞你有同樣的好品行。

天使：將來我準要努力做好，不負你的所望。

道非：好極了！你的說話教我的心甜透了！……那末，從明天早上開始……

天使：是的，老師，從明天早上開始，我改好過來。

道非：不再鬧撒扭了嗎？

天使：老師，不敢了。

道非：你完全依我的指揮唱出來嗎？

天使：老師，是的。

道非：在這個可憂悶的日子最後一剎那，你願意成全我的一個渴望麼？

天使：要我獨唱給你聽，是不是？
道非：你猜得對了！討厭不討厭？
天使：不，老師，我還覺着高興哩。

道非獨自唱完開場曲合唱的第一份，然後由天使接唱，至「願借口舌宣形」止。若要加強歌唱的效果，天使在唱歌的時候，最好仰視着壁龕，從上邊用白色的光照耀他的臉孔。道非在旁傾聽着，顯得很感動。歌唱完了，他熱切地把文諾擁在懷裡。

道非：唱得好，我的孩子，唱得好！我就不曾聽你唱歌唱得這麼好！這不是客氣的褒獎……是我的心逼使我說的……

最後一節（盧伽和前人）

盧伽：（氣喘喘地）老師！

道非：盧伽，來……我找着他了，你看，他完全變了，完全變了！

盧伽：（嚇了一跳）他在這裡？我到山道客店去過……

道非：甚麼？

盧伽：我分明看見他同那個魔術家出去……可是山道空店的人都推說，沒有看見甚麼魔術家……當然啦……孩子就在這裡……

道非：盧伽，你說甚麼？

盧伽：我說，那個魔術家……（抬眼看了看壁畫，驚駭地尖叫起來）啊呀！老師！老師！

道非：盧伽，你怎樣了？

盧伽：你看，也許是我眼花了，那個美麗的天使……

道非：（看着壁畫）真是活見鬼！

盧伽：他躲到哪兒去了？……

道非：他的形狀被遮蓋了。不曉得那是一層灰還是一片布！我的天，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盧伽：這準的是那個魔術家弄的鬼把戲！他把惡鬼那張討厭的臉孔塗去，還情有可原；現在胆敢向美麗的天使開玩笑，真的反了，真的反了……（傷心地俯伏在柵臺的一角，嗚咽地咕咕着；在音樂夾奏聲中，幕徐徐下）

（第一幕完）

第二幕

佈景與第一幕同

第一節

開幕時，歌詠團衆孩子正在練唱。人人都穿著常服，天使也沒例外。孩子們是喜氣盈盈的；紹道非在指揮時的態度，比在第一幕輕鬆得多。

安琪兒的心（合唱）

聖善美麗的安琪兒，
你爲甚麼跑出禁苑？

難道是想凡病作祟，
惹你降到下界來！

但，你喲，常常在禱念
那光榮樂極的上界。
於是，你心境不安然

好容顏日漸變壞！

(獨唱)

我不是丟不下天堂，
也不是捨不了母皇；
是那個沒福兒靈魂，
害我心裡悶得慌。

我愛上界星光燦爛，
也愛上界歌聲妙曼；
但，爲了期待那浪子，
我只好暫付等閒。

(合唱)

聖善美麗的安琪兒，
這表露你確是超人。
你沐着豐隆的天恩，
也把來潤澤人寰。

你底崇高熾熱的心，
會迷戀着人間疾苦；
不應說是甚麼奇蹟，
只是至愛底表証。

道非：好極了！好極了！你們唱得真好。至於文諾呢……我不用再說，他常

常都唱得好！

天使：老師，你寫的譜子，叫人太感動了！

道非：噢！去年我寫的譜子，何嘗不叫人感動，可是，那時候有一個孩子，却常常同我搗蛋……（瞧着對方，作會心的微笑）這事你也知道的。

天使：是的。

道非：我們不要再拉動這條沒用的弦線吧。你翻然悔改的好行爲，教我從前種種不痛快的事都忘記了。

亞魯：老師，我們都有同感。

畢度：文諾真的是前後判若兩人，現在誰也喜歡同他親近。

費利：他不矜誇，也不造謠生事。

羅式：他常常顯出快活的樣子，叫他的同伴也感到快活。

亞魯：他不是常常快活的；好幾次，我看見他瞧着這幅壁畫，暗自掉淚。文

諾，是不是？

道非：這有甚麼希奇呢！你們都知道，文諾很愛壁畫上面那個美麗的天使，

可是一年之前，那個天使却被一個魔術家弄得不知去向了！

天使：老師，終有一天，天使會回來的！

道非：孩子，我也相信他會回來……我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但是你們要許

下不要講給第三者知道。因為這是一個秘密，是院長神父靜靜告訴我的，他也曾再三囑咐我不要洩漏出來，可是，這個消息叫人太歡喜了，我不忍藏着獨自享受。

衆人：老師，告訴我們吧。

道非：好啦；幾天之後，有一位天才的畫家，是我們修道會裡最能幹繪畫天使的畫家，到這兒來。

亞魯：他來繪天使的像麼？

道非：是的。他來繪天使的像，然後，看他高興不高興，在聖母的腳下，再

繪上惡鬼那張醜拙的臉孔。

費利：這樣，「很高興」……（畢度用肘子輕輕撞他一下，他忸怩地向文諾認

罪）文諾，對不起，我是說滑了嘴，不是故意的……

天使：那末，下次你就要當心了。你要知道，這個綽號會教那個老人不歡喜；我們爲甚麼要故意教人難過呢？

費利：你有理，你有理，我真是太糊塗了！

道非：你們要學文諾的樣子，不要再犯這個以及其他的毛病……剛才我說：

……我自從聽了院長神父說的這個消息，便想着一個好主意：立刻寫了這一首「安琪兒的心」，打算在那個畫家把天使繪成之後，在各修道士面前演唱，表示歡迎天使的回來。文諾，你說好不好？

天使：老師，很好。不過，那個畫家不會來。

道非：爲甚麼？你怎麼知道？

天使：那位修道士忽然接到另外一個命令。

道非：是甚麼命令？難道修道會裡的長上，會中途變卦麼？

天使：他被天主召去了。

道非：
(驚奇地) 被天主召去了？你的說話叫人好生奇怪……被天主召去了，哦，我明白了！每一位修道士接到上司的命令，都應該算是從天主來的。

第二節 (盧伽及前人)

盧伽： 老師，我很高興來告訴你，院長神父有話要同你說。

道非： 好啦。

盧伽： 他就在會議廳等候，請你馬上去。

道非： 要是這樣，我可不應再耽擱了。(急步下)

亞魯： 我們做甚麼好呢？

費利： 玩要去！

畢度： 我們到遊樂場去！

盧伽： 不要到遊樂場去；修道士們快要到聖堂做禱告，你們喧嘩的聲音，會

打擾他們。

畢度： 我們可以低聲講話的！

盧伽：也不行；這是當家神父的主意。

羅式：剛才我親眼看見當家神父出門去了。

阿魯：那末，我們用不着害怕甚麼了。

天使：你們爲甚麼要犯神父的禁令呢？

亞魯：我們……不過是到那邊玩一會兒罷了。

天使：一種犯規的舉動，就算極細小的，也會教聖母不歡喜。

呂爵：文諾說得有理。

盧伽：他的說話，一百二十個有理……而且，要是你們走開了，賴老師回來

不見你們，準要覺得不滿意。

畢度：老師到會議廳去，不曉得要等多時候纔能回來！

天使：不必等好久。

畢度：文諾，你想個辦法，讓我們消遣一下，好不好？……

天使：我很高興答應你，不過，現在我心裡很憂悶……

盧伽：你覺着甚麼了？有病嗎？

亞魯：文諾也有憂悶的時候，真是奇怪！

羅式：可以告訴我們，是甚麼事情嗎？

天使：當然可以。我在想念一個人，他是我的朋友，也是你們的朋友。

亞魯：他是誰呀？

天世：若果聖母幫助他衝出重重的惡勢力，不久之後，你們就會看見他了。

費利：聖母？就是這個聖母嗎？（轉頭瞧着壁畫）

天使：是的，就是金翅鳥的聖母。

呂爵：我們怎麼做呢？

天使：我們要祈求聖母，引他到這兒來。你們贊成麼？

衆人：贊成，贊成……

天使：那末，大家祈禱吧：

禱告（獨唱）

誰愛爾，倘有所祈求，

必蒙爾憐予助佑。

慈母，今我赴爾座前

傾訴我心煩憂：

懇求因爾母愛垂憐，
賜彼溺者獲救。

(合唱)

懇求因爾母愛垂憐，
賜彼溺者獲救。

(獨唱)

彼昔日乃佼佼歌手，
曾在爾座前侍候。
得意忘形，物慾薰心，
誤中邪說奸謀。
懇求因爾母愛垂憐，
賜彼浪子回頭。

(合唱)

懇求因爾母愛垂憐，
賜彼浪子回頭。

(獨唱)

折翼孤雛，無處棲留，
遠望故巢心傷透！
倘能出水火，登衽席，
此生何啻再有！
懇求因爾母愛垂憐，
賜彼重遇故舊。

(合唱)

懇求因爾母愛垂憐，
賜彼重遇故舊。

天使：多謝你們。聖母已經接納了你們的禱告。他得救了！

亞魯：他在哪裡？

天使：他離開我們不很遠。快要到這兒來了。

盧伽：是哪個到這兒來呀？

天使： 盧伯伯，請你做做好事：趕快到花園去，打開那扇秘密的小板門。

盧伽： 可是，院長神父……

天使： 你放心吧，聖母喜歡你這樣做，因為那個可憐的人，不敢打大門進來。

盧伽： 既然是聖母喜歡的……你這麼說了，當然不會錯到哪裡去。不過，要
不要我站在那裡等候他？

天使： 不必，不必；他自己會進來。他同我們，本來是一家人……

亞魯： 哦，我明白了，他就是那個畫家。

盧伽： 誰呀？畫家？

費利： 就是老師剛才說起的那個畫家。

呂薛： 他來這裡，繪畫天使的像！

盧伽： 啊呀，幹嗎他要打那扇秘密的門進來？……凡是藝術家，多少總有點
古怪！但沒有關係，我去把門打開就是了。（急步下）

第三節（前人，少了盧伽）

畢度：真的是那個畫家要來麼？

天使：我們要想叫天使回到原來的地方去，便不能不要他到這兒來。

呂爵：那個醜惡的魔鬼怎麼樣？

天使：他也會回到原來的地方去。

亞魯：我明白了，一定是那個畫家到這兒來。

第四節 (賴道菲及前人)

道菲：(上，顯出痛苦的表情) 孩子們，馬上穿好制服，到聖堂去；我隨後

就來。

呂爵：怎麼？晚禱已經完了麼？

道菲：不曾完，不過院長神父剛才通知我，在唸「最後對經」之前，要唱「亡

者聖詠」。

費利：噢！唱「亡者聖詠」？誰死了？

道菲：(沉默地看着天使，過了半晌，纔顯出驚奇的樣子) 他會告訴你們是

誰死了。你們去吧，我隨後就來。

(孩子們拿着制服從台右下，一壁走，一壁爭着向天使探問：)

羅式：是誰死了？

畢度：他不來了麼？

費利：你說的是哪一個？

亞魯：聖母沒有解救他麼？ (孩子們亂哄哄的聲音，在台內傳來，漸行漸

遠)

第五節 (賴道非和盧伽)

盧伽：(上) 好了，那扇門已經打開了。

道非：盧伽，甚麼門開了？誰要進來？

盧伽：那個畫家。

道非：畫家？甚麼畫家？

盧伽：就是你對孩子們說起的那個畫家。雖然你一向都不肯在事前把消息告訴我，可是，我有辦法知道。

道非：盧伽，可憐你還在胡說八道！

盧伽：老師，你不要欺我牛頭牛腦，有些事情是你不知道的，我却知道。那個畫家，雖說是修道士，人却相當古怪。他有大門大戶不肯走，偽要

閃閃縮縮地，打後園那扇小板門進來。

道非：他已經死了！

盧伽：死了？誰死了？

道非：狄多祿神父，就是院長神父等着他來的那個畫家。

盧伽：死了？既然死了，怎可以打那扇小板門進來呢？

道非：誰對你說，他要想打那裡進來？

盧伽：文諾，他還是剛才對我說起的。

道非：文諾？

盧伽：可不是，就是你最鍾愛的那個學生哪！

道非：可是，院長神父還沒有把消息告訴我之前，文諾早就說過那個畫家已經死了！

盧伽：我呢……却分明聽見他說：那個畫家快要來了。不信，你可以問問在

場的孩子。

道非：文諾這個孩子，真是愈來愈神秘。天主好像給他一種特恩，讓他能夠

預知未來……

盧伽：不過，這一回……

道非：盧伽，你覺得怎樣？

盧伽：我看是錯誤的。因為，要是那個畫家能夠打小板門走進來，一定還是

活的；要是死了，大門小門，於他都是一樣，誰會看見他進來……老師，你說對不對？

道非：我們不應勉強要窺破天主的秘密。事實上，文諾已經不只一次，向我

們預言未來的事了；關於狄多祿神父魂歸天鄉，我看用不着懷疑，院裡的修道士，都相信這是真確不過的消息，在唸「最後對經」之前，歌詠團的孩子，還要為他唱「亡者聖詠」哩。現在時候不多了，我應該走了。

(下)

盧伽：要是這樣，我還是轉頭去把小板門關起來吧。死人，(劃十字聖號)

「望主賜伊永安」，莫說把門帶上，就算是銅牆鐵壁，他也可以閃進來

哪。

第六節 (文諾)

盧伽剛從台右下，文諾輕輕把台後的大門推開，閃縮登場。

他的衣服和第一幕第九節所穿的相同。

不消說，從這一節開始，飾演這角色的演員，不論在個性、形態方面，都要再表
出一次重大的改變，就是以天使改變成頑童。他的頭髮是蓬亂的，衣服是皺亂的，臉
上顯出一派痛苦的表情。……他登場後，恐慌地東張西望。

這慘 (文諾唱)

嗚嗚，這尖銳的苦呀，

愈來愈叫我難熬；

它使我底心房受壓，

使我底淚泉開啓！

嗚嗚，這溫暖的窩呀，

是我永愛底歸宿；

怎地糊塗，輕輕拋棄，

失掉便見可貴！

變了，這珍貴的像呀，

曾給我甜蜜追憶；

浪子底心，日夕驚悸，

想及它，如受撫慰！

變了，這溫暖的窩呀，

是我永愛底歸宿；

恁地糊塗，輕輕拋棄，

失掉便見可貴！

（文諾講話的時候，可用風琴重複奏出「追悔」全部的譜子）

文諾！

這裡的一切，依舊像去年一樣……聖母端坐在椅上，微微地笑着；美麗的天使，拿着豎琴，好好地站在一旁……我的天使呀！你看我變得多麼厲害！去年，我滿懷希望，要走出這個平安的地方，去找光榮快樂，誰知找來的却是空虛、困苦、飢餓以及……罪惡！那一天夜裡，我丟在那裡的制服，還沒有人移動過……（走近欄臺，採手把

制服拿出來，仔細端相着。這是聖母的金翅鳥歌詠團的制服，可惜我不配再次穿上它……我的手，已經給偷盜的罪玷污了。噢，我爲了肚餓，於是不顧一切，冒險爬進一個貴人的家裡，偷了一把東西……我的天使，替我求求你的皇后饒恕我吧。我犯了這個大罪，因爲我餓得要命。偷來的贓物還在我的身上，我不願再保留它了……（從懷裡掏出一把金銀飾物，扔到擱臺上。仰視壁畫）我的天使，你仍舊溫和地瞧着我……那末，你還愛我麼？噢！我要再一次穿上這件制服，單是穿一穿就夠了……然後，我跑出去……永遠不回來……（把制服穿在身上）

第七節 （文諾和歌詠團衆孩子）

（台內有人叫喚。） 文諾，文諾！

文諾： 倒霉，人家看見我了！也許是警察追上門來……我躲到甚麼地方去好呢？（剛好從台右下，却碰見舊日的夥伴）

亞魯：（驚奇地）文諾！

文諾：（傷感地）亞魯！

費利：文諾，你躲在這裡幹甚麼？老師到處找你唱「亡者聖詠」哩！

文諾：唱「亡者聖詠」？

呂爵：你忘記了？那個畫家已經死了！

畢度：老師勉強擔任獨唱，我看他真是吃力不過了！

文諾：你們……你們仍舊是天真活潑的！我呢……

費利：你怎麼了？

文諾：我跟你們隔別一年了……

亞魯：你又來開玩笑了，一個鐘頭之前，我們還在一起說說笑笑。

文諾：一個鐘頭之前？

羅式：可不是，那時你顯出很高興，因為你說你的朋友快要來了！

亞魯：可是他死了！真是可憐！

第八節（賴道菲及前人）

道非：文諾！你在這裡？

文諾：（慌張地低下頭）老師！

道非：我看，你從前叫我傷心的老毛病又在發作了……要不是這一年來，你表出了良好的行爲，我準要說你是「教而不善」的……（頓住不說）

文諾：老師……

道非：在唱「亡者聖詠」的時候，幹嗎你要走開了？爲了欠你担任獨唱，我們

一時都被難住了……幹嗎你要這樣捉弄我們？

文諾：老師，我太對不起你了。一年之前，我離開修道院……

亞魯：離開修道院？

呂舟：你說甚麼？

費利：啊呀，我看你有點昏亂了！

道非：文諾，你怎麼了？難道是那個畫家死了，叫你……（發覺文諾的樣子急遽地改變了）噢，你的臉色這末蒼白，這末憔悴！孩子，你害了病，我不知道，反來罵你……快叫盧伽來。到床上去。這個孩子害了寒熱病。聖母呵，求妳……（抬眼瞧着壁畫，竟被所見的奇事弄得

目瞪口呆。孩子們發覺有異，也轉頭細看壁畫）

亞魯：啊呀，天使！

費利：天使回來了！

畢度：跟從前同一個樣兒！

呂爵：真是奇怪！

羅式：這是奇蹟！這是奇蹟！

道菲：孩子們，聽我說，那個畫家雖然死了，却在冥冥中把許過的事情完成過來。（向文諾）現在我可明白你講的了：畫家要被天主召去，天使纔會回到我們當中。

衆人：對啦！對啦！

道菲：孩子們！從前我們許過：天使一回到牆上去，我們便唱歌歡迎。現在，大家用心唱。文諾，你有病，不必唱；我代替你的一份好了。

若果道菲不善唱，可叫費利代替，把末後的一句話，改做：「費利，你代替他吧！」

安琪兒的心 (合唱)

聖善美麗的安琪兒，
你爲甚要跑出禁苑？
難道是思凡病作祟，
惹你降到下界來！

但，你喲，常常在縈念
那光榮樂極的上界。
於是，你心境不安然，
好容顏日漸變壞！

(獨唱)

我不是丟不下天堂，
也不是捨不了母皇；
是那個沒福兒靈魂，
害我心裡悶得慌！

我愛上界星光燦爛，

也愛上界歌聲妙曼；
但，爲了期待那浪子，
我只好暫付等閒。

（合唱）

聖善美麗的安琪兒，
這表露你確是超人。
你沐着豐隆的天恩，
也把來潤澤人寰。
你底崇高熱烈的心，
會迷戀着人間疾苦；
不應說是甚麼奇蹟，
只是至愛底表証。

（衆人歌唱的時候，文諾深被感動，拿着花，在柩墓前跪下；移時，把花放在柩
前）

第九節 （盧伽、萬里揚、二營士及前人）

盧伽：（在台內）我再說一遍，你們不能進去；這裡是神聖的，享有「庇護權」的地方！

里揚：老糊塗，不許你再饒舌，快給我開門，要不然，我可要給你看點厲害

盧伽：（開了台後的門，上）老師，有兩個大兵追上門來，要想捉賊！

道非：哪個這麼斗胆，居然要褻瀆修道院享有的特別權利？

里揚：（排眾而前）老師，是我。○警士們上這兒來執行職務，不能算是褻瀆

甚麼，因為在這兒唸書的孩子，都不是修道士，不能享有「庇護權」。

（向二警士）你們進來吧！（二警士上）

道非：原來是你！你來幹甚麼？

里揚：幫這兩位警士的忙，捉一個逃了進來的小偷兒。

盧伽：我怕你會撲一個空！

里揚：不會撲一個空，我知道他躲在哪裡，就算他化了裝，也逃不過我的眼睛。○瞧啦，他就在此處！（指着文諾，向警士說）你們過去把他拿住。

道非：（挺身而出）先生，我不能讓你隨便胡鬧，因為這事會教我的好學生

的名譽受到損害！

里揚：

(冷笑地) 好學生，你還悶在鼓裡！要是在一年之前，他不曾離開過你的監視，你說他是好學生，我不敢來反對你；可是現在，他經過一年放蕩的生活，已經變成無所不為的小流氓了！

道非：

你說謊，這個孩子幾曾離開過這裡，他常常在我的左右。而且，這一年來，他不但不像你說的那末壞，反而一天比一天變得更好。

里揚：

我單是看重事實，不相信你的花言巧語。

盧伽：

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我們都親自看見！

亞魯：

這是真實的！

呂辭：

文諾在我們中，是最好的。一個。

費利：

他不曾同我們離開過。

里揚：

(發怒) 說謊，你們說謊！

盧伽：

你纔說謊；一年之前，你許過繪畫魔鬼那張醜惡臉孔的事，現在怎麼樣？說謊專家，請你回答我！

里揚：

我已經繪好了，他還是生活的哩！我看沒有誰比我繪得更好！瞧，就

是這個孩子，我教他……

道非：

你真不知羞，快給我滾出去，不然的話，我叫院長神父把警鐘敲響，召集全村的人到這兒來，教你當眾出醜。

里揚：

你要怎樣便怎樣吧！不過，你應該讓我有個機會，把控告的事情弄明

白。○（向警士）你們搜查這個孩子的衣袋，準可以找出伯爵所失的

東西。○（兩警士走近文諾身旁）

道非：

（向文諾）我的孩子，忍耐吧，就讓他們搜查，省得那個瘋子胡鬧下去。

（警士甲脫去文諾的制服，萬里揚在旁煞有介事地指揮着）

里揚：

在右邊的衣袋裡，你準會搜出一把金幣！

（警士甲依命而行，却掏出一束地丁花。他納罕地瞧了一下，交給萬里揚）

甲警：

這是地丁花！

道非：

這種花象徵謙遜；在天主的眼底下，它是極珍貴的。

里揚：

（發怒）搜他左邊的衣袋。

(警士乙動手，却掏出一束白花)

亞魯：這是丁香花！

費利：不，是玉簪花！

道非：這種花象徵貞潔。

里揚：(大怒) 搜他的胸前！

(警士甲動手，掏出一束玫瑰花)

盧伽：這束玫瑰花，好像是我剛才採來獻給聖母的！

文諾：這是美麗的天使送給我的一種禮物。

盧伽：(注視壁畫，不禁長聲驚叫起來) 啊呀，你們瞧呀！你們瞧呀！他回來了！是誰繪了的？他的樣子，跟從前沒有一點分別！

里揚：(也轉身注視壁畫) 嚇！該咒罵的！現在我明白了！

甲警：先生，你捉弄我們麼！

里揚：不是我，是那個比我更本領的東西捉弄你們。

乙警：這話有甚麼意思呢？

甲警：這裡沒有我們的事了，我們走吧。（二人同下）

盧伽：（向萬里揚）你這個說謊專家，也給我滾出去吧！我真就心你弄出甚麼鬼把戲，再教美麗的天使忽然不知去向！

里揚：不用你請，我自會返到原來的地方去；不過，你這老廢物要當心我說的，以後不該再拿甚麼香花引誘我，要不然，我登時把它撕破了再扔在地上。你們都是該咒罵的！

盧伽：主呵，可憐我！這個傢伙的眼睛多麼駭人！（連忙劃十字聖號，就在這時候，萬里揚借着一團烟火，從台左遁去了）

道非：好厲害的火！

羅式：救命嚕！

盧伽：你們嗅着琉璃的味兒麼？

文諾：他是一個魔鬼！

畢度：（向四周細看）他不見了！

亞魯：打哪裡走了？

盧伽：（走近門口）我去叫院長神父來！

費利：你們瞧！他回到聖母的腳下去了！

道菲：誰呀？是魔鬼不是？

羅式：就是他。你們瞧他的眼睛！

呂爵：它閃射着憎憤的光！

盧伽：主呵，可憐我！他直直地瞪着我哩！（劃十字聖號）

道菲：放在我眼前的這齣戲劇，真是奇妙。文諾，剛才你說……

文諾：老師，我的經過，是複雜而且是充滿痛苦的，還好它有一個美滿的收場。多賴美麗的天使解救我。

亞魯：那個要來這兒的人呢？

盧伽：是我打開花園裡那扇小板門的……

費利：我們還替那個人祈禱過！

呂爵：文諾說，那個人是他的朋友，也是我們的……

文諾：那個文諾不是我，却是美麗的天使，借了我的形狀；在這個時期內，

我……

道菲：孩子，你過去的錯誤，上天已經把它勾銷了。現在為慶祝你的得救，

為歡迎你的回來，大家唱感恩曲吧。

感恩曲（合唱）

來來來，我們同聲唱，同心歡頌，
感謝上蒼賜下底儲大奇寵；
當塗底荆榛蕨草，忽化作奇葩異卉，
人間疾苦，却化作夏雨春風！
我們權把課室改作神聖祭壇，
我們底歡聲，在主座前播散；
仰仗聖母慈愛的撫顧，大能的捍衛，
小鳥兒得以平安渡過危難。

（文諾唱）

在涕泣之谷裡，聽這絕妙好詞，
不禁惹起我對天鄉底相思！
慈母居於高天，俯聽下界哀訴，
立教天使顯聖，解救苦孩兒！

(賴道非唱)

從你底嘴脣間，飄出妙曼歌聲，
從你底心房，發出聖的熱情；
好天使，好天使，你來担任領隊，
使我們底歌詠，能感格神聖！

(合唱)

來來來，我們同聲唱，同心贊頌，
感謝上蒼賜下底偉大奇寵；
當塗底荆榛蔓草，忽化作奇葩異卉，
人間疾苦，却化作夏雨春風！
我們權把課室改作神聖祭壇，
我們底歌聲，在主座前播散；
仰仗聖母慈愛的撫顧，大能的捍衛，
小鳥兒得以平安渡過危難。

(第二幕完)

本館啓事

- (一) 凡訂閱本館于一九四九年出版五種定期刊物各一份之普通定戶，不論國內國外，一律收二十元正，免郵費，書款先付，恕不記帳。

五種定期刊物合共五十四本，計開：

月刊 { 兒童叢書 (第25種至第36種)
公教小讀物叢刊 (第37號至第48號)
靈修小叢書 (第61種至第72種)
新青年戲劇叢書 (第7種至第18種)

雙月刊 { 新青年小說叢書 (第25種至第30種)

另于耶穌聖誕贈送一九五〇年精美新日曆一本

- (二) 凡普通定戶聲明本館于一九四九年中，若有任何新書出版，一律定購若干份者稱為優待定戶，本館當儘先寄發，各書照原價八折，該項書款可於年終時結算。
- (三) 凡創作或譯述之各類文稿，或有關本館出版物之批評與乎推進善書運動計劃之文字，歡迎惠賜；先此道謝。
- (四) 凡欲代理經售本館各類圖書者，請來函洽商

訂閱處及總辦事處：

澳門高樓下巷三號——澳門郵箱四五五號

慈幼印書館

種五第・輯二第

鳥翅金

IL CARDELLINO
DELLA MADONNA

版卅月五年九四九一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著者：R. D'GUCCIONI
譯者：梁 丞 夏
出版者：白德美紀念出版社
印刷者：澳門慈幼印書館
發行所：慈幼印書館

訂閱處及總辦事處：
澳門：高樓下巷三號

角八售零書本
元四郵連(冊二十)輯全

協鍾：者對校書本

T-11-1/0052

5728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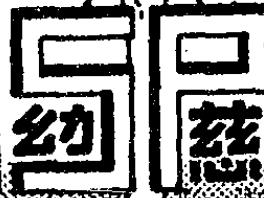
cu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

金翅鳥 (二幕歌劇)

文若是一個孤兒，終日流浪街頭；某修院的修道士，可憐他的遭遇，把他收容下來。他天生一副好歌喉，修院歌詠團裡的小歌手，無出其右。可是他生性驕縱自負，嚮慕虛榮，同伴們都鄙視他，不願跟他來往。教練賴道非，是個飽經世故的長者，對文諾特具好感，常常設法修改他的劣性。一天，文諾聽信奸人誘惑，不告而行，滿以為從此可以逍遙過活，享受榮華。誰知奸人所許的一切都不兌現，寂且衣食無着，淪為扒手。末了，覺得從前的生活雖然淡薄，却有真樂真愛存乎其間，現在雖然置身於如花似錦的世界，實則冰冷而又黑暗。跟前悔道，再投進修院的懷抱。

青年戲叢書

11



澳門慈幼書館出版

24
260028
(27)